



让人惊愕的,不是那些未曾听说过的拗口的化学物质,而是幽暗的人心。

投毒,人类史上最阴暗而冷酷的伤害方式;大学校园和天之骄子,寄托着纯真、美好与知识的期待。当两者以一种奇怪的组合结合在一起时,残酷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复旦大学投毒案并不是孤案。

从1995年清华大学的铊投毒案,到1997年北京两起铊盐投毒事件,再到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铊盐投毒案,尽管极端的实施者被认为代表不了一个群体,但足以证明人心幽暗至此。而令人恐惧的是,暗下去的是一颗青春的心。

“在恨他的那一瞬,我决定了投毒。”北京大学铊盐投毒事件的投毒者轻松说出的动机,是如此难以被外界的不可思议所理解。无法想象这个社会普遍意义认为的好学生,会如此冷静、理智而又轻易、轻松地抹去他人的生命,简单得像是抹掉大学教室黑板上粉笔写下的一串化学符号。

敬畏生命、尊重生命之心黯淡下去,即使是极细微的冲动,也可能成为消灭他人生命意义的动力。

复旦大学投毒案,不只是受害者黄洋的悲剧,同样也是投毒嫌疑人林某的悲哀。

当对成功的极端追求成为唯一的自我追逐,当大学校园里复制出一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者,最大的悲剧,其实是教育本身。

对学生心理的教育与疏导缺失,高校难逃其咎。反思一个学生为何要走极端,我们必须考虑,他从小到大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影响,父母、身边人、老师以及公共舆论给他灌输了什么。

数十年来,一直在推行“素质教育”,现实却是人口众多、资源有限。获取名校教育,成为攀爬社会的主流途径,名优生,绝大多数只能从残酷的分数竞争中拼杀出来。

十几年的教育空间里,年轻人接受的

是高分培训教育,他们没有学到该如何与有着不同价值观的同窗相处、如何追求自己的幸福、如何对他人和社会负责,甚至没有学会敬畏生命。

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的青春被毒害了。

当教育变成了生存游戏,追求知识和友谊的纯粹幸福感,便被冰冷的算计和暗中陷害所破坏。这一切不改变,每一个受害者都有可能变成加害者。

复旦投毒案重新唤醒了人们对尚无结果的朱令案的关注。朱令案至今悬而未决,给朱令案一个说法,给青年人成长过程以应有的关注,都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我们必须做的。

黄洋的微博停留在3月13日的晚上,最后一条是他抄录的歌词:别问我恶类或善类,我只是渴望飞的哺乳类。善恶的分界,不是对立面,而是每个人。那最后纯洁的防线,都逃不过考验。

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

成长的另一面

被“大学投毒案”触动的不同神经

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

失掉的安全感

一起小概率的投毒事件,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安。

4月16日晚9点,复旦大学枫林校区20号宿舍楼前的小路上,不时有学生经过。宿舍楼的铁门旁,除了楼管阿姨,还坐着两位中年保安,神色紧张地四处张望。

五个多小时前,住在这所楼内的硕士生黄洋,因为中毒抢救无效,在隔壁的上海中山医院去世。投毒嫌疑者为同住20号宿舍楼421宿舍的室友林某,他将致

命剂量的H-二甲氨基亚硝酸溶液注入宿舍门边饮水机的水槽,正是这种浅黄色油状液体夺走了黄洋的性命。

在黄洋去世的当天晚上,复旦大学的学生们并没有举行公开的悼念仪式,枫林校区的一位学生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毕竟逝者和凶手都是自己的同学,学生们暂时也不好公开做些什么,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悼念。

黄洋去世的第二天,数百只手折的千纸鹤被轻轻挂在枫林校区球场围栏外,大家开始公开为刚刚逝去的校友送行。

复旦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方

明在黄洋去世后的第三天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投毒案事发后,已经有学生向学校表示,自己有心理辅导方面的需求。

在校方看来,这件事对校内学生精神造成创伤的面和度比较大和深,比最初想象中的严重。

“好像触动了大家一根神经”

悲剧发生后,很多人心中充满了猜想:到底是多大的仇恨,才让林某做出了如此极端的选择?

当两人共同的朋友向记者回忆林某的作案动机时,讲起林

某和黄洋有过一些日常生活的小摩擦,例如黄洋说话略带骄傲,可能刺伤过林某,以及曾进行过是否平摊桶装纯净水费用的争执。

很多人相信,同住一屋的室友,有些磕磕绊绊很正常,但不管何种矛盾纠葛,都不应该对室友起杀心,何况是经过缜密计划的杀人动作,这扭曲了人性最基本的价值观,以及对生命应有的尊重与敬畏。

4月19日,上海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林某,动机被归纳为“林某因生活琐事与黄某

关系不和、心存不满”。

曾与黄洋有过接触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一名本科生告诉齐鲁晚报记者,黄洋去世后,对于同学、室友关系,她在私下跟朋友们交流过好几次:大家觉得自己可能在学校内人际关系还不错,但总会和一两位室友表面上说说笑笑,实际上却相互不认可。

“我们的结论是,‘貌合神离’的室友虽然不会给我们下毒,但(黄洋)学长的事好像触动了大家一根神经,平时正常的室友也可能做出危险的举动,让人很没有安全感。”

(下转B02版)